



## 历史的本源 人生的孤独

### 《历史》



[古希腊]希罗多德 著 徐松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希罗多所著《历史》为古代第一部叙事体历史巨著。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全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被后世学者分为九卷。作者以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相互关系为主线，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斯基泰亚、利比亚以及希腊爱琴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接着集中记述古代“世界大战”——波希战争的经过，从战端初启，经过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海战，直至普拉提亚之战和米卡列之战结束。

希罗多德善于驾驭各种资料，文笔简练、优美，富有韵味，生动地展示了古代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图景，俨如一部关于古代世界的“百科全书”。

### 《本源》



[美]丹·布朗 著 李和庆,李连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源》是布朗的一部力作，哈佛大学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受邀前往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出席一场重大的发布会。他的学生——如今已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计算机专家、未来学家——埃德蒙·基尔希将要揭开一个惊人的发现，它关系到人类长久以来未能解开的两大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活动一开始，兰登和数百位听众就被埃德蒙的精彩演说所深深吸引。但突如其来的混乱破坏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晚会——埃德蒙被一颗从暗处飞来的子弹击中头部。

埃德蒙究竟发现了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杀他？为了解开谜团，不让埃德蒙的伟大发现就此销声匿迹，兰登和博物馆馆长安布拉·维达尔逃离毕尔巴鄂来到巴塞罗那，却遭到西班牙王室和教会的阻挠，而杀手的追杀以及当地警方的追捕更是让他们命悬一线……

### 《人生因孤独而丰盛》



周国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周国平自选集新散文集《人生因孤独而丰盛》中包涵了：如何让生命回归单纯、怎样去寻求智慧的人生、如何做到简单的生活、如何学会与孤独和平的相处、怎样获得恰到好处的爱情和怎样保持自己灵魂的高贵，六大人生主题。写给所有孤独而丰盛的灵魂。

孤独之为人生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

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在人生路上，你不孤独，周国平就是你的同伴，而如果你正在人生的难题中苦苦挣扎，它会给你力量。

灵动而质朴的语言，撼动人心的人生哲理，文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典范佳作，总会让人认识一个可爱、可爱的人生。

（欧阳）

# 村上春树陪跑诺奖，应该谈论什么

本报记者 陈俊宇

5月初，负责评审及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暂停评选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和这个话题一样热络，人们又把“悲催”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拉扯了进来。

2006年年初，村上春树凭借着《海边的卡夫卡》获得有“诺贝尔文学奖前奏”之称的“弗朗茨·卡夫卡”奖，之后，每年成为热门候选，但年年与诺奖无缘，堪称“最悲壮入围者”。

陪跑12年之后，写书40年跑步40年的村上春树似可短暂停下脚步，但这或许只是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

## 缘分与粉丝

村上春树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上市至2010年在日本畅销1000万册，国内简体版到2004年销售总量786万，引起“村上现象”。

有评论说，其作品风格深受欧美作家的影响，基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旗手。

“第一次接触他要追溯到高中时代，接触的第一部作品自然是《挪威的森林》，我相信这也是国内大部分读者接触到的第一部村上春树的作品。”新经典图书编辑刘恩凡向记者回忆起与村上春树最初的“缘分”。

说是“缘分”，是因为在出版行业工作10年的刘恩凡成了村上春树作品的图书编辑——这些作品包括《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爱吃沙拉的狮子》《大萝卜与难挑的鸢梨》《图书馆奇谈》《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等等，以及即将上市的《假如真有时光机》，是一部全新的旅行随笔。

刘恩凡说，编辑村上春树作品有一个最大体会，总是会跟一些很奇怪的知识点狭路相逢。“如果不是因为《假如真有时光机》这本书，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也不会想着去知道)冰岛的羊是没有尾巴的，海鹦是一种小时候只有黑白双色、长大后却会变得鲜



视觉中国供图

艳醒目的萌系海鸟，西贝柳斯作为芬兰国宝级作曲家，钢琴竟是朋友众筹、作为生日礼物相赠的，网红熊本熊最初授权使用周边产品并非大家熟悉的毛绒公仔，而是佛坛……”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很多时段都曾陪伴过媒体人简洁，熟知的朋友都知道她绝对算得上村上春树的忠实粉丝。“我看《挪威的森林》，当时并没有太多喜欢的感觉。那时的读书笔记里，我这样写，整本书都让我不适，但又是令人思考的，它直指了死亡和寂寞。”

“不适感”在不自知中被消除，阅读继续，并从中找到了自己。后来，简洁有机会采访到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早期译者林少华。

## 批评与反抗

这些年，每到10月份，诺奖颁布的时候，村上春树就会被拉出来“示众与接受调侃”。

得奖这回事，在现实中多得分野，各有各的立场与说辞。

“村上春树得不得诺奖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是个流行作家也好，他确实能止住我某种未知又莫名的痛苦。”这是简洁的观点，应该说出一大部分读者的心声。

“假如有一天，村上春树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他的部分作品的中文版编辑，我想我应该挺

高兴的，又该加印了！”这是刘恩凡的“玩笑话”，倒也有道理，毕竟加印意味着畅销且常销。

书评人思郁说，日本文学批评界对村上春树的小说一向以批评为主。大多数作家都会在意别人的批评，但是村上春树的小说，大多数都有着傲人的销量，近些年又推向了国际市场，同样占据畅销书的排行榜。“这种商业上的成功是村上春树抵御批评界对他批评的一种反抗。”

批评与反抗，相伴相生。特别是成为畅销书，进入大众视野，势必会被更多地讨论、批评和争议，这是作家必须承受的。

中国作家阎连科观察到，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他把卡佛、门罗、乔纳森·弗兰岑等作家的作品称作“苦咖啡文学”，在这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他以村上春树为例，虽然其小说比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卖得好得多，但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

“门罗拿了诺奖，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那

# 耳朵“阅读”畅想

## 冷荞麦

随着数字书籍的日益盛行，耳朵“阅读”也进入读者的寻常阅读生活中。

这里所说的耳朵“阅读”，并不是从前那种立足于收音机的听书，也就是说不是被动地接受匣子里播放出的诵读和讲述，那是文盲也可以很精通的玩意儿，就像在街肆茶房听评书，只不过看不见说书人而已。现今的耳朵“阅读”所指，是阅读者有个人主动选择的行为，是真正意义上选择书籍所实施的目的性“阅读”，这应该说是电子文本以后的事。

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几年前就有软件阅读文本的风景，只要你将电子文档置于阅读软件的势力范围，它就可以读给你听。不过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就我曾经的实践而言，彼时的耳朵“阅读”只有乱七八糟一种感觉；甚至简单的字词发音也会出现问题的。

还是年轻人生猛，没几年时间，识别、发声之类的瓶颈就不是障碍了，加上一些出版商的努力，配之以真人诵读的书籍纷纷面世，时下繁荣起来的电子书本几乎都可以顺畅聆听之，而且节奏的快慢还可以自我调节掌控。

总之，耳朵“阅读”的时光已然到来，只要您想读书，什么类的书籍都不在话下。

于是有人说了，既然电子文本的阅读呈现出主流化的苗头，将来耳朵“阅读”也会独拥一番天地。这是保守的说法，要按我任子的观点，将来耳朵“阅读”必然纵横天下。几年里听了无数本名著的他说得很有真。

事态的发展会如这些历经多年驯化，已经习惯耳朵“阅读”的前卫年轻人所预判的那样吗？我以为这种想象可能过于“美好”，差不多就是习惯听书者的狭隘判断。

近些日子，我也认真听了几本书，就感觉而言，还是觉着和读书不大关联，怎么说呢，要单纯听小说还行，可面对理论书就差强人意了——听，基本和没看过一样。

坦白说，我的感触也是个别的，这和我听课都不安分有关：听到能滋生想象或思考的内容老是走神，再回来就跟不上趟了。和老师讲课顿挫有序还不一样，听书机械的速度更难让游走的神智跟随。

不过，耳朵“阅读”也有明显的好处，走着路、坐着车，不用劳神费眼就用耳朵把书“阅读”了，不仅如此，就算是眯着眼，或者干着机械省心的活，比如厨房业务，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书。此外，还有一个很可取的优势，就是我这种看看看看，字就变模糊的老花眼，用耳朵代劳眼睛还是可以有。

只是畅想归畅想，我以为根本上来说，耳朵“阅读”只能是初级的朴素手段。简单说吧，如果是看小说，尤其是那些不太需要脑力全开的文本，一目十行地飘过是电子阅读文本不可能跟上的节奏，而真扫描到每句话都需要琢磨和思考的书页，比如哲学书籍，耳朵“阅读”显然就不可取；往往是听好几遍的效用不如眼神仔细扫描一回。再有各种古怪的概念和词汇，以表意权重主体化的中文来看，实际上还是不得不认字琢磨——那些晦暗不明的词、句，仅凭耳朵听基本上是不能明白的。

大概那种一个月能读100本的书用耳朵来“阅读”还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这类书未必有阅读价

值——想想顶级学究一辈子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几本书上，比如柏拉图或黑格尔的著作，显然用耳朵去“阅读”大概只有背诵的成效，问题是现实中那些精于背书的人好像都不是很厉害的样子，这就有点遗憾了。

总之，我以为耳朵“阅读”顶多是一种辅助手段。就算是人工智能发达达到可以就不同口音、不同方言、不同语言进行精准识别，人们完全可以用口头述来写作的明天，写字、认字应该还是必须的，无论怎么样您还得用眼睛来辨识文字，更不用说文字蕴含的思想意义了。

不妨想象一下，像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就算能用文字完整地表达出来，耳朵恐怕也未必认得清楚，更遑论复杂的建构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耳朵“阅读”真横行天下，就怕大家习惯这些信息交流传递模式后，会忘记字是怎么写的，回头你自己语音转换出来的文本，一看，字好像很陌生的样子了，那就真像听评书的文盲了：内容烂熟于心，拿着文本却一瞬睁眼瞎的样子……

以一个经验丰富得油腻了的中年人见识，耳朵“阅读”横行天下的说词，多半是未经证伪的感性论断，真正的阅读，还是得正襟危坐，至少心智上需如此，哪怕您读的是电子书。



# 首届全国女职工读书成果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首届“书香三八·嘉年华”全国女职工读书成果展示活动2018年5月15日在北京水立方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与“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是5年来全国女职工开展读书活动丰硕成果的集中展示。

本次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各省、区、直辖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选送的参展作品167件，其中表演作品59件、书画作

品54件、摄影作品54幅。经专家评审，共评选出参展表演作品一等奖16件、书画作品一等奖10幅、摄影作品一等奖10件。活动展示了全国女职工在开展读书活动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在家庭文明建设和履行岗位职责中的巾帼风采。

来自全国24个省、区、直辖市总工会女职工部和参展单位人员近200人出席活动。

5年来，全国共有10万多家单位、4000多万女

职工参加“书香三八”读书活动，推荐作品总数超过20万件。本次活动共收到各省、区、直辖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选送的参展表演、书画、摄影作品167件，其中《书香伴我行》等16部表演作品参加了展演。

当天，展览活动还举行了阅读交流分享报告会。与会者就如何促进女职工阅读活动的开展，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晓阳）

# 以史为鉴维护和平

伤后逃到他家，他就让其躲在他家门楼上。平时基本不下来，由他给伤员送水、送饭有一个多月。戴逸上学后由其他人送。日本宪兵队长带了宪兵和翻译来搜查，幸得戴逸沉着应付，使那位新四军得到保护。

关于慰安妇问题。该书也有例证：在南泾堂东隔壁就是慰安所，房子是一所洋房，有十几个慰安妇，都不是常妇人。此文笔墨不多，但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日军慰安所不仅在大中城市有，县城乡镇也有，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基本都有日军慰安所。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老师祁龙威先生说过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但见诸文字还是第一次。祁龙威先生回忆：1937年11月中旬某夜，他们全家匆忙找了一条木船逃难，东躲西藏，最后在江阴阴山周东庄之北

陈巷落脚，过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发现清末建造的三进房子的后堂一进早已化为灰烬，场上两个大稻箩（秋收时将30多亩地稻子收割后堆放在一起）烧得光光，并且在灰堆中发现被日军打死的国民党军的尸体。祁龙威先生还说，我杨无悲家兄家里的藏书、字画均被日军掠走，狼藉满地。

从109篇口述史稿的采访日期可以看出，秋农从2002年1月20日完成第一期采访稿，至2017年5月14日，历经了15载寒暑更迭。

秋农先生专注于对抗战史的研究，是为了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侵华日军的铁蹄曾路过大半个中国，侵占了数百座城市，然而像《铁蹄下的江南名城》这样反映日军当年侵略暴行的著作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的故乡扬州就没有留下这样一部有分量的口述史著作。

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阎连科最担心的是，在经典转移的过程中，一种文学被保留下来，另一种文学则被拒之门外。

## 职责与诺奖

“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快乐，大概就是辨别必要与非必要的基准。我一直在偷偷祈愿，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这个世界上能担当起积极的职责来，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好。”

刘恩凡引用村上春树的这段话，回应“村上春树的作品好在哪里？是否被过誉了？”这个较为普遍且又乏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他其实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最真实的赞誉。”

“读过村上春树的很多部散文作品后，渐渐了解了现实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有强烈的好奇心、不同寻常的脑回路以及海量知识储备的有趣、有料、有温度、有想法的人，绝不同于他笔下的那些小说人物，过着离群索居的孤绝生活。”刘恩凡在这“奇妙的反差中”找到了乐趣。

不难发现，舆论场出现了一道鸿沟，讨论者与被讨论者并不处于同一语境。村上春树并不愿意介入这一“博彩话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有太多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唯一的文学评判标准，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要天真地以为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它常常是各种因素平衡的产物，有时是文学和政治的平衡，有时又是文学、政治甚至经济的平衡。”《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如是说。

村上春树在他的首部自传性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也写道：“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刘恩凡相信村上春树穷毕生之力，追求的一定不是这个奖项，而是比奖项更重要的东西——

“作家最重大的义务就是为读者不断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眼下自己在干什么？今后又该干什么？对于这些，我是一个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学这个战场的最前线，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的人。在那里九死一生，仍旧奋勇前行，这是我被赋予的任务。”



# 个人与时代的变奏曲

赵成瑞 李伟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段历史和伴随而生的种种社会问题，长篇小说《苍茫》呈现了非虚拟的都市生活。作者文峰意欲展示真实的时代进程，甚至是沧海桑田中的“心灵忏悔”。

作品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代为创作背景，开篇以师兄文兴国探秘师弟刘记安的死讯开始。刘记安的少年虽然食不果腹，但他生活在特殊的大集体里：纯真年代不纯粹，时代烙印在刘记安骨子里灌注了不屈和倔强，为他日后的出人头地埋下伏笔。

青春骚动，桀骜不驯。来到城市街头的刘记安做了个“深呼吸”，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车轮滚滚，思想解放，一切都在变。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刘记安毕业挤进了权力单位，可谓意气风发，自以为看破红尘的他背叛初恋，滑向功利，变卖道德，借此登上攀爬的阶梯。从政府职能部门下海到岳父家的企业施展拳脚，“小锅巴”出口转内销扭起大动作，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一时间，刘记安在“S”市风光无两。

好景不会太长。因为忘记初心的人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一种“毒素”在官场职场双丰收的刘记安的五脏里繁衍咀嚼，潜滋暗长。看似成功实则孤独，物质富足精神颓废。从“霓虹灯”到“抑郁症”，从“领奖金”到“掘墓人”，从“浮水瓢”到“沉底盆”，只剩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刘记安拼搏追梦的旅途上，“女人”似乎成为他短命一生绕不过的“坎”。从“莲儿”到“子菌”，从“雪格”到“弭经师”，从“女同学”到“青青”再到“学生妹”，既有初恋的青涩甜蜜，也有婚姻的苦苦支撑，更有婚外的感官刺激——《苍茫》里刘记安的无言结局当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谷底。

让人佩服的是，谷文峰先生没把看似眼花缭乱的情场做戏处理成抢人眼球的情色。相反，作者驾轻就熟地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病人膏肓的刘记安：“情前场后，人不会总是理智的，当激情占领整个身心，会把理智的大堤冲得无影无踪……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都知道该怎么做，却不怎么做。知道不该做什么，却抵制不住诱惑。记安对异性的玩弄成为习惯后，就再也刹不住车了。”

在调查清师弟的死因后，文兴国大彻大悟，自认为找到了“谁能千年不朽”这一人生哲学命题的答案，如释重负。或许作者觉得刘记安的死是“心灵市场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值得每个活着的人深思。

少年的记安，无论从家庭到学校，接受的都是集体主义教育，“那个年代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社会主旋律是爱国爱社会主义，倡导集体主义，反对‘私’字当头。”被植入的梦想，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现实。记安从农村刚走到霓虹灯下，那时还怀揣梦想，带着希望，憧憬着未来。可临近毕业时，年年有几门功课补考的学生留校工作当了大学教师，“系花”为了有个好工作“献身”了，自己为了就业莽撞地找关系却四处碰壁……记安迷茫了。然而，后来的“南海像彩虹”一样，可能自己一点点染上了其他颜色，并不自知。“我变了，他变了，大家都在变。”